

建立職場信徒 更新社會文化



職涯內外 袁海柏 | HKPES 執行董事

從工作奴役中得釋放 —— 健康工時



今時今日上班一族面對很多壓力和挑戰，無論是因應企業或上司的要求、行業的轉變、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要作出的決定或行動，都往往把人壓到透不過氣來，加上智能手機的普及，不少人放工後仍要隨時候命。

近月一項調查顯示，三成半受訪員工表示他們的工作包括要廿四小時候命，在非辦公時間處理工作電話和回覆電郵，結果是他們的總工作量遠超他們每天的「正常」可應付量。筆者記得在一次朋友的結婚周年紀念慶祝會上，看到有一位位居某大企業高層的女性與會者與丈夫共舞時，一直都拿著她的智能手機查閱電郵；不知她的丈夫是否因為看不見她當時所做的事，又或者她那樣做已習以為常，所以丈夫沒有投訴，繼續與她翩翩起舞。這種「身軀雖已下班，靈魂仍在工作」的現象，雖然不是所有上班一族的情況，但相信亦會是很多人的寫照。

聖經《出埃及記》第二章形容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時，有一個字在和合本譯作「苦工」（2章23節），但在中文聖經新譯本則譯作「捆鎖」（很多英文版本聖經譯為bondage或slavery）。這個字的希伯來原文是avodah，解作「工作」（work）的意思，但當用作形容服事神的工作，尤其指祭司和利未人的全然順服的服事工作時，英文聖經便將avodah譯作service（事奉）。

不錯，工作就是事奉，而當我們從創造的角度來看，工作是神給人的責任和恩賜，故此我們不單是透過工作去事奉神，在人墮落前，人的工作本身亦是事奉。但avodah這個字不單在《出埃及記》，亦在舊約好幾處聖經都譯作捆鎖（例：出1:14；尼5:18；代下10:4；賽14:3），這表示工作可以是事奉，但亦可變成奴役、捆鎖。究竟人在工作上，如何才算是被奴役、捆鎖呢？筆者相信當我們不想繼續工作下去時，卻因為奴隸主的禁錮或轄制，以致沒有拒絕或選擇改變的自由，工作便成為捆綁人的工具了，就好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一樣，他們雖然做苦工覺得命苦，但卻被人嚴嚴轄制，無法抗拒。

今天的職場，似乎很多人都被工作所奴役、被工作所捆綁著，成為沒有自由的奴隸，就好像昔日在埃及為奴的以色列人一樣。

不過，今天人們是否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樣，真的沒有拒絕的自由？筆者認為他們不是沒有自由說「不」，而是不敢說「不」；他們不是沒有想過離場，而是害怕失去努力工作的成果，又或者害怕離場後便不能維持目前的物質水平，所以唯有甘願地或無奈地接受這狀況。

但亦有一些人會認為現今的工作壓迫，是來自整個社會制度上的罪惡和不公義，個人的力量是無法抗拒的，因此無論人從事任何職業、在任何機構工作，都會面對同樣的問題，所以縱使辭去現職到另一處地方工作，又或者從一個行業轉到另一行業，職場的奴役仍在。

無論是害怕失去所擁有的而選擇不離場，或是制度和形勢使然要無奈就範，當我們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那樣，因工作的奴役而向神發出嘆息哀求時，那聲音必定會達到祂那裡去（出2:23）。昔日耶和華神「看顧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們的苦情」（出2:25），就對摩西說：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；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，我也聽見了。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。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。」（出3:7, 8）筆者相信今日祂同樣看見、聽見、知道，亦會記念我們在職場的苦況，施憐憫拯救我們脫離這捆鎖。

昔日神呼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，進到祂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，筆者相信今天神同樣會如此拯救，不過祂所呼召的摩西不是一個個人，而是一個群體——教會，一個在屬靈上經已出埃及得自由的群體。而祂要作的拯救不是要將人抽離職場，而是藉著人的心意更新將職場轉化，把一切奴役和捆綁從中移除，使它變為榮耀神的地方。

當眼見工作對人的奴役愈來愈厲害，筆者很希望教會和信徒能做一些改變，去打破超長工作時間的捆鎖。現在有政黨推動標準工時，不過標準工時不一定對所有人、工種或行業都適用，因此筆者想提出的是一個以人為本的「健康工時」觀念。

在考慮工作時間的長短時，我們要以個人、家庭、企業以及社會的整體健康為考慮。每一個良好僱主都應與僱員有「健康工時」的約章，當中包括僱主承諾避免在下班後與僱員有工作上的聯絡、鼓勵僱員準時放工歸家休息，與全家人一同吃晚飯；而僱員則承諾準時上班，以及在工作時間內竭力將自己最好的付出等等。筆者盼望有一天，教會作為現代摩西，能夠從自己做起，以致所有的堂會、教會機構、學校等都能實行「健康工時」的約章，讓工作成為事奉，讓職場成為祭壇。